

W A R S T O R Y

战争事典

指文烽火
工作室 著

MOOK

035

17/09

东欧的第一位沙皇与霸主

保加利亚帝国西美昂一世征战史

大清“裱糊匠”的崛起

李鸿章筹练淮军与“天京之役”

名将不等于名帅

趣说姜维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里的不同形象



战争事典

WAR STORY 035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争事典 . 035 /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17.9

ISBN 978-7-5168-1535-9

I . ①战… II . ①指… III . ①战争史 - 史料 - 世界
IV .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0473 号

战争事典 . 035

著 者: 指文烽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 峰

视觉设计: 胡小琴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36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535-9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东欧的第一位沙皇与霸主

保加利亚帝国西美昂一世征战史 / 2

大清“裱糊匠”的崛起

李鸿章筹练淮军与“天京之役” / 137

名将不等于名帅

趣说姜维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里的不同形象 / 196



前言

PREFACE

提及“沙皇”一词，大家往往想到的是俄罗斯的历代沙皇。但实际上，这一称号在东欧历史上，并不是俄罗斯人所独有的。早在俄罗斯人崛起的很多年之前，保加利亚就拥有了沙皇称号，彼时它称霸东欧，数挫拜占庭帝国，其第一位沙皇西美昂一世更是拜占庭人的梦魇。《东欧的第一位沙皇与霸主——保加利亚帝国西美昂一世征战史》讲述的就是这位传奇沙皇波澜壮阔的一生。

清末名臣李鸿章身后评价可谓毁誉参半，盛赞其“再造玄黄”者有之，痛斥其“丧权辱国”者更不在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清朝末期，由其一手组建的淮军与北洋水师是清王朝所能掌控的最后的，也是最为精锐的武装力量。《大清“裱糊匠”的崛起——李鸿章筹练淮军与“天京之役”》将讲述李鸿章如何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阶段，通过与忠王李秀成的对决一步步崛起。

三国在中华文化圈，永远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特别是前段时间《军师联盟》的热映，更是在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三国热”。但是大家观念里的三国，跟真实历史里的三国到底有多少差别呢？《名将不等于名帅——趣说姜维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里的不同形象》一文将从姜维的一生入手，帮大家还原一个更真实的三国英雄！

指文烽火工作室主编：原廓

2017年9月

东欧的第一位沙皇与霸主

保加利亚帝国西美昂一世征战史

作者 / 李楠



927年5月31日，君士坦丁堡大皇宫（Great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皇家私人城堡紫色寝宫内，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I Lekapenos，920年—944年在位）突然惊醒，冷汗顺着他的头发大滴大滴地滑落。这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噩梦，也不是得了什么重病，而是因为他一生中最不愿意听到的三个字——“西美昂”（Simeon，又被译为“西蒙”）再次被人提起！尽管他曾在军旅中度过了半辈子，早已没有什么令他害怕的人或事了，可是一提到“西美昂”，仍旧心有余悸。因为只要提到这个名字，他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场场与之对战的场面，以及那张令他恐惧的脸庞。这个名字代表了一场场令拜占庭军队颜面尽失的惨败，也代表拜占庭正在蛮族脚下苟延残喘，更代表他的皇位随时会被这个保加利亚人夺去。正是这个原因，罗曼努斯一世宣布不得在皇宫中提到西美昂，只许用“保加利亚国王”来代替。

惊魂未定的罗曼努斯一世立即叫来陪寝大臣（即贴身宦官），询问为何大家又在窃窃私语这个他已经禁止说出的名字。难道说，西美昂又兴兵打来了？抑或在他睡眠之时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城下了？陪寝大臣先向他告了罪，随后对他说：“伟大的巴西利斯（Basileus，拜占庭皇帝专用称呼）啊，保加利亚国王并没有来。我



▲ 鹰与蛇，君士坦丁堡大皇宫的马赛克地板

们刚刚获得消息，他已经去世了……”听到这里，罗曼努斯一世的脸已经由惊恐完全转变成了喜悦。他蹭地从床上跳了下来，不顾自己皇帝的身份手舞足蹈地叫喊着：“我终于胜利了！帝国无忧了！”

这个名叫西美昂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令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如此紧张？也许这一切都要从 50 多年前说起……

与君士坦丁堡的不解之缘

865 年 9 月 3 日，一个平常得无法再平常的日子。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第二大城市大普雷斯拉夫（Veliki Preslav），一队头戴黑色帽子、身着黑色长袍、项上戴着十字架、脚蹬系带拖鞋的人正走过街头。他们当中，为首之人披着白色头巾，步伐沉稳、表情威严，手持一个镶有宝石的大希腊十字架（Orthodox cross）；其他人都半垂着头，跟随在他的身后。这时，保加利亚平民早已把街道围得严严实实，互

相谈论着这些人的奇怪装束。为了维持治安，一些士兵早早地就站立在街道两旁，表情严肃地让出一条道路，使这些人能够前行。

保加利亚的平民并不知道，这队人其实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会派出的传教士代表团，专门为响应前一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一世（Boris I，852 年—889 年在位）希望国家正式接受基督教化而来。这些人中，为首的是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提乌斯（Photios，858 年—867 年、877 年—886 年在位），即那个披着白色头巾的人；后面跟随的众人则是主教、修道士以及通晓保加利亚语的教士等。



▲ 希腊式十字架

这条路的尽头是他们正要去的



▲ 保加利亚疆域变迁图（阿斯巴鲁赫可汗到卡尔达姆可汗时期）

地方——圣约翰教堂（Church of St John）。该教堂本为一拜占庭俘虏建立的小教堂，鲍里斯一世为了接受洗礼专门下令对其进行扩建，并改名为“金色环状教堂”（Golden Round Church）^①。该教堂位于大普雷斯拉夫城市中部，前圆后方，鸟瞰时如同一枚奶嘴。

说到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不少读者可能并不了解，甚至是没有听过。该国实际上是由保加人^②阿斯巴鲁赫可汗（Asparuch，681年—702年在位）于681年建立的，是东欧历史上曾风云数百年的强国。国家最初的疆域，包括今保加利亚东北部以及

① 教堂于1927年被毁，今天只存大门遗址和地基，复原图可见当地售卖的地图。

② 是保加利亚人口占多数的民族。



▲ 征战中的克鲁姆

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多瑙河恰好从其中部穿过。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与当时的拜占庭帝国毗邻而居。

起初，保加尔人是一个游牧民族，牧养牛羊、占据肥美的草场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但自从进入巴尔干山区后，崇山峻岭使他们再也无法大规模地放牧，于是便改为从事农业和渔猎，游牧从此退居二线。尽管改变了生活方式，但他们的政治制度依然保留了下来，即汗王独

裁制。保加利亚国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属于可汗，其下是由六位保加尔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六大贵族之下各有统帅，在汗王提出要求时必须竭力满足。与其他几个进入拜占庭境内的民族一样，保加尔人作为后者，也大量吸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渐渐将保加利亚转变为另一个缩小的拜占庭。

不过，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山区经常会向平原地区倾泻他们过剩的人口。正是这个原因，保加利亚与拜占庭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一开始，保加利亚人虽然凶猛异常，但因为武器装备落后，基本是被拜占庭压着打，多次差点成为拜占庭的附庸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克鲁姆在位时期，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

克鲁姆（Krum，803年—814年在位）可汗，因曾将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I，802年—811年在位）的头骨做成酒杯，而被保加利亚人尊称为“可怕的克鲁姆”。他原为保加利亚西北地区的波雅尔（boyar，又译为“波耶”），波雅尔是对保加尔世袭贵族的称呼^①，这是一个在保加利亚仅次于国王的头衔，具

^①保加利亚最早的波雅尔贵族体系是六大贵族，不过到克鲁姆后期时扩充到了十大贵族。

有绝对的权力。“boyar”这个词来源于突厥语：词根“Bey”代表“高贵、富有”，“ar”代表“人”，合在一起便是“高贵的人”。后来这个词又被东欧诸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广泛使用，代表采邑贵族、州长、男爵等。如果有读者看过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一定对“巴依老爷”这个称呼不陌生，其实这里的“巴依”就是“boyar”的音译。

796年，卡尔达姆可汗（Kardam，777年—796年左右在位）病重，没有子嗣可以继承汗位。大波雅尔们为了成为下一任可汗，纷纷起兵，互相攻伐。卡尔达姆可汗约在该年去世，而可汗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克鲁姆，也从这年起拉开了他统一保加利亚事业的序幕。克鲁姆首先将保加利亚西北地区平定，继而将当地收编的士兵迁往东部地区，并在数年内平定了大多数地方的叛乱。最后，波雅尔们一致同意，让他成为保加利亚的新可汗。他作为世袭贵族，结束了保加利亚近百年的混乱，实为首功一件。

成为可汗后，克鲁姆利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腕，首次将保加利亚贵族和斯拉夫贵族



▲ 克鲁姆时期的欧洲地图

统合在一个体系内，共同执政。他还进行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改革，增加了兵力、兵源与进攻能力。805年，他借口要为被阿瓦尔汗国攻灭的潘诺尼亚保加利亚王国（Bulgarians in Pannonian）报仇，与法兰克王国联手灭亡了阿瓦尔汗国，令保加利亚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随后的几代保加利亚可汗继承了他的衣钵，在之后的50年内，让保加利亚的国土又增加了两倍，领土包括今罗马尼亚全境、保加利亚全境以及乌克兰的西南部地区。

总之，到鲍里斯一世即位之时，保加利亚内外都有了深刻的变化。在内部，保加利亚人因为多次在与拜占庭人的战争中获胜，使大量拜占庭战俘进入保加利亚境内，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要知道，相对于保加利亚的原始多神教信仰，基督教这样的一神教信仰更加适合保加利亚的君主集权模式。因此是否转换为基督教信仰，当时已经成为鲍里斯一世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外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也成了欧洲国力仅次于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王国的第三大国。对于如何在两大国之间求得平衡，鲍里斯一世也必须做出选择：与谁联合，从而确定共同去对抗谁。尽管鲍里斯一世曾选择与法兰克王国以及西方教会亲近，但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碰撞后，遭遇855年—856年与拜占庭作战失败的鲍里斯一世，最终选择了拜占庭的东方教会，因而出现了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

865年9月3日晚上8点，大普雷斯拉夫全城灯火通明，城市中心大道更是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当然，灯光最璀璨的地方莫过于金色环状教堂。弗提乌斯一行人在众人的歌唱声中缓步前行，他们一路上向两旁的人撒着圣水，淋到圣水的人也默默划着十字圣号。当弗提乌斯一行人登上教堂祭台，教堂立即肃静下来，大家都在等着他们主持弥撒。在冗长的弥撒后，所有人都为鲍里斯一世及其家人的洗礼作了见证。

这时，教堂内外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教堂内部到处都是保加利亚的名门望族以及鲍里斯一世的贴身护卫，教堂外面则围满了一些低级军官和平民百姓。鲍里斯一世接受洗礼后，弗提乌斯为他起教名“米迦勒”，一个与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年—867年在位）相同的教名。随后，在弗提乌斯的主持下，鲍里斯一世的妻子玛利亚（Maria）以及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哈尔萨塔（Vladimir Hrasate，889年—893年在位）与加布里埃尔（Gabriel）一起接受了洗礼。就在仪式即将完成之际，鲍里斯一世突然抱来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到弗提乌斯面前，他说：“这是我的第三个儿子，名叫西美昂。我希望您也能为他洗礼，并成为他的

教父。”弗提乌斯当即表示同意，为这个孩子主持了洗礼，并同样为这个新生儿起教名“米迦勒”。

西美昂具体是何时降生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鲍里斯一世要求为西美昂洗礼并恳请弗提乌斯做他的教



▲ 鲍里斯一世受洗时的场景，大普雷斯拉夫壁画

父，这并不是说鲍里斯一世希望西美昂成为保加利亚未来的主人，而是希望他能成为帝国未来的教会领袖，协助其长兄弗拉基米尔共同治理国家。虽然他的用意是好的，但世事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鲍里斯一世有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男孩按长幼顺序为弗拉基米尔、加布里埃尔、西美昂与雅各(Jacob)；女孩则是安娜(Anna)与妹妹埃布莱克斯娅(Epraksiya)。其中，鲍里斯一世最喜欢的是弗拉基米尔和西美昂。因此，在随后的日子里，鲍里斯一世为西美昂请了全国最好的希腊文教师与神父来专门教导他。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希腊，有着非常丰富的学问和见识。幼年的西美昂在鲍里斯一世的有意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他的保加利亚语和希腊语都说得非常流利，脑子里的知识更是十分富足。几年下来，西美昂的老师都称赞他能力超群。

与之相对地，他的哥哥弗拉基米尔则由鲍里斯一世亲自选择的极富政治素养和军事眼光的大臣们负责栽培，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明白做一个国王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和品质。正因为鲍里斯一世的有意培养，两人从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光阴荏苒，一晃就到了878年，这一年西美昂刚好13岁。在他这个年纪，游牧民族的后代，特别是保加利亚的男孩们早已能骑上马匹驰骋，弓马娴熟地与父兄们一起骑马打猎。在这样的氛围中，西美昂虽然一直在父王的约束下积极学习各类



▲ 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提乌斯（左下）

文化知识，但叛逆的性格也令他偷偷地学习骑射。对于这些，鲍里斯一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强加干涉。

这年10月的一天，鲍里斯一世习惯性地将西美昂叫到身旁，照例开始考校他最近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对于父亲的询问，西美昂总是对答如流，甚至有时竟然能提前猜到鲍里斯一世的想法。鲍里斯一世感到非常欣慰，便摸着他的头问：“我的小西美昂，你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看你的教父弗提乌斯？”

西美昂想都没想便说：“我当然愿意和父王一起去，能受到父王的眷顾是我最大的荣幸。”鲍里斯一世非常高兴地说：“好，那你回去就收拾行装吧，过几天我们就走。”

实际上就在几天前，西美昂的老师便已经告诉过他，他的父亲想让他去君士坦丁堡继续学习。当时西美昂曾傻傻地问：“我听您告诉过我，现在很多国家都将王子送到敌国为质。不会我这次去就是成为人质吧？”他的老师哈哈大笑，告诉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父亲只是在深思熟虑后认为，保加利亚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他学习的了，只有到君士坦丁堡才能学到更深奥的学问，才有利于担负起未来成为保加利亚宗教领袖的重担，所以这是件非常好的好事，根本和人质没有任何关系。因此，

当西美昂听到父亲问他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思考便答应了下来。

西美昂并不知道，这次同去君士坦丁堡的不只是他们父子俩以及一些随从，而是一个由近千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保加利亚的青年才俊。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群人是去“北漂”，或者说该叫“君漂”。为什么鲍里斯一世会如此兴师动众地派遣这么多人去君士坦丁堡呢？

这是由于前一年，即877年10月的时候，拜占庭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当时，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Ignatios，847年—858年、867年—877年在位）去世，弗提乌斯再次被提名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对保加利亚一直采用亲近政策的他甫一上任，便写信给鲍里斯一世，重申可以协助鲍里斯一世将国家基督教化。对于“老朋友”伸出的橄榄枝，鲍里斯一世自然不会拒绝，因此他回信说希望用一年的时间，将本国的青年才俊聚集起来，送往君士坦丁堡学习。之后，鲍里斯一世更是决定每两年送遣一批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待这些人学成归来，便能在保加利亚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从而成为保加利亚未来的中坚力量。因此，这一年鲍里斯一世便带着他的希望与西美昂一起来到了君士坦丁堡。

878年11月，鲍里斯一世一行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在路上，这群“君漂”都在怀恋故土，但去拜占庭留学的机会仍然令他们向往不已。特别是进入拜占庭境内后，包括西美昂在内的所有人都为拜占庭帝国的先进文化和富庶惊叹不已。他们看到了无数的住房、殿宇、教堂、雕像、人群、军士……虽然充满异国情调，但是却大气磅礴。所有这一切和自己的家乡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更是惊讶无比，高耸入云的城墙、宽阔的道路、满是人群的集市、庄严肃穆的宫殿、远山上的皇帝专用寝宫……无不透露出拜占庭帝国的强大与昌盛。随后，大家纷纷进了拜占庭人为他们安排的馆驿，西美昂则与鲍里斯一世到了弗提乌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住所。

不过，如果西美昂早50年来的话，恐怕绝不会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任何向往之情，那时的它正处于毁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726年—843年）的动荡之中。由于当时的拜占庭同时应对南部新兴的阿拉伯人与北部的保加利亚人，必须采取双线作战方略；为了获得更多的军饷以及士兵的拥护，拜占庭在皇帝的倡导下，对教堂、文化机构进行了疯狂的毁坏。这一时期的军人跋扈无礼，教士与知识分子则逐渐衰微。尽管拜占庭保全了帝国，且经济水平与收入成倍增长，但拜占庭的文化却遭受了空前的摧残，部分省份甚至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始走向独立。在这场浩劫中，君士坦丁



▲ 君士坦丁堡大皇宫的壁画，现藏于德国柏林历史博物馆

堡也未能幸免，原本辉煌的文化之都遭到了重创，萎靡不振。保存着古典文化的教堂、修道院和部分学校被拆毁，一大批有学识的教士和知识分子逃离都城，剩下的人则另辟蹊径开始向世俗化转变，文化一度萧条。直到米哈伊尔三世在位时期，这一浩劫才宣告结束，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全欧洲的文化之都。

第二天，鲍里斯一世会见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I，867年—886年在位），西美昂则被安排去见大教长弗提乌斯。临行之前，鲍里斯一世一再叮嘱西美昂：“弗提乌斯是你的教父，也是我的老友，他是一个无论学问还是能力都很厉害的人，在与罗马教皇的斗争中一直都处于胜利一方。我们国家的教会建设也多亏了他的协助，几位主教都是由他加冕的。我希望你能以恭敬的态度和他交谈，他一定会成为你的良师益友。”西美昂深深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一群教士领着西美昂来到弗提乌斯的会客处。在弗提乌斯面前，西美昂先是非常恭敬地宣誓了自己的信仰，背诵了《尼西亚信经》，接着开始礼貌地回答弗提乌斯提出的问题，并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告诉他。在经历了一番交谈后，弗提乌斯对他印象不错，表示鲍里斯一世将西美昂教得十分令人满意。

鲍里斯一世结束与巴西尔一世的会面后，便找到弗提乌斯了解他对西美昂的

感官。弗提乌斯以实相告，称赞西美昂岁数不大却学问深厚。鲍里斯一世听后感到很满意，接着他向弗提乌斯提出希望能将西美昂留在君士坦丁堡由弗提乌斯亲自教导，以便快速成长为一棵栋梁之材。对于老朋友的请求，弗提乌斯自然满口答应，并希望鲍里斯一世能经常派遣一些保加利亚才俊来君士坦丁堡学习。

鲍里斯一世见弗提乌斯已经答应，便回到住所去见西美昂。他首先称赞了西美昂这一天的表现，说了一些弗提乌斯以及自己对他的期望，接着他问西美昂：

“我的小西美昂，你还记得《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对大弟子西门彼得（Simon Peter，1年—64年）说的那句关于未来教会的话吗？”

“当然，我清楚地记得那句话，原文是：‘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没错吧？我最亲爱的父亲。”西美昂回道。

“回答得非常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起名叫西美昂吗？其实你的名字就来源于西门彼得，你要知道，我希望你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对你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会将你暂时留在这里学习，你一定要好好跟着大教长进修。在我看来，你就是那块保加利亚未来教会的磐石。在未来，你学成之日，必将成为全保加利亚的主教。”由此可见，鲍里斯一世对西美昂的培养真是煞费苦心。

随后，鲍里斯一世及部分随从回到了保加利亚，西美昂则被留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各种知识。



▲《尼西亚信经》，见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壁画